

珍藏版

50

世界全史

世界中世纪史 世界古代史

世界近代史 世界现代史

世界当代史 中国通史

中国秘史 中国野史 中国逸史

THE WHOLE HISTORY OF WORLD

军事谊文出版社

K1
19-50

珍藏版

50

世界全史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全史/李元秀、武迪……等(编委会)选编.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5. 09

ISBN 7 - 80150 - 500 - X

I . 世… II . ①李… ②武… ③编… III . 世界—历史—
通俗读物 IV . K2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253 号

世界全史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 1 号 100011)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850 × 1168mm 大 32 开 570 印张 850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50 - 500 - X/K · 62

印数：0001 - 1000(套)

定价：1668.80 元(全五十六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众所周知，了解世界的过去和现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可以在了解世界历史知识的同时，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鉴别各种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讴歌人类的真、善、美；鞭挞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假、丑、恶，与时俱进，做历史发展潮流的推动者和民族振兴的建设者。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人正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千秋伟业，要追赶上创造世界潮流，就必须面向世界，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我们不但要了解世界的现状，而且要了解世界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继往开来，把握住世界的发展趋势，因势利导，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鉴于此，我们精心推出《世界全史》一书，以飨读者。《世界全史》全书包括《世界通史》和《世界野史》两大部分。

《世界通史》以时间为经，以国家或地区分布为纬，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包括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及当代史五大版块。用全面的观点，对史实进行辩证阐述。



《世界野史》与《世界通史》的历史背景紧扣互应，将视角投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映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举凡军国大事、居家琐事，事无巨细，只要其中蕴含着典型的历史意义，可供后人借鉴，我们都一皆覆载，供广大读者点评说。

全书体系明了、视野开阔，内容翔实，极富可读性，既是一部史学专著，更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性图书，读者徜徉其中，轻松自由地获取你希望得到的知识。读史使人明智，相信此书献给广大读者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多的是一把把面向世界，开启智慧，进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

编者

2005年8月



目 录

立东宫骨肉又相逢	服南越蛮夷成人贡	13335
半夜深更洪姬引鬼	回心转意慎氏知人	13344
遇椎毕命数本难逃	谋叛戕生咎由自取	13353
习经书才媛口授	赎刑罚孝女名传	13362
掷棋盘太子行凶	退奏折相公呕血	13372
铜山不富饿死黄头郎	翠戒为媒强奸赤足妇	13381
万劫仙姑宥赦左道	再醮民妇正位中宫	13390
能言树栗氏惨投环	解语花芸妹怕著裤	13399
学坏样意羨余桃	作良媒情殷报李	13408
纱帐映芳容水中捞月	荷池冀裸戏镜里看花	13417
窦太主爱情推心腹	董庖人私惠浃骨髓	13426
翻戏党弹琴挑嫠女	可怜虫献赋惑昏君	13435
假含羞蛱蝶头贴地	真抢物蜻蜓背朝天	13444
朱买臣讹传泼水	东方朔力辟偷桃	13453
马上结同心姻缘特别	池中成密约体统何存	13463
大将军性似迂儒	小太后形同木偶	13472
驿馆作阳台死贪写意	宫庭易监狱活不耐烦	13481
柳叶成文龙飞九五	杨枝托梦凤折重三	13490
掀风作浪黑瞒不多时	搔首弄姿白伴能几日	13500
阮良娣心如蛇蝎	冯婕妤身挡人熊	13509
去汉邦凄凉出塞	从胡俗苟且偷生	13518
大戏院东宫成北里	小上坟南苑劫西施	13527



拍马屁幸列前茅 吹牛皮几兴巨祸	13537
成帝治国疏 赫赫朝中相	13546
牛衣对泣不纳良言 象服加身频夸怪梦	13555
真放肆欺君逾制 假正经惧姊捻酸	13564
求子息事狐蓄男妾 应童谣飞燕啄皇孙	13573
钱可通神嗣君继立 病偏遇鬼废后归阴	13582
争坐位藩妾遭讥 露行藏皇儿恕过	13591
施奇刑油饼堪怜 发怪响鼓妖示警	13600



立东宫骨肉又相逢 服南越蛮夷成人贡

却说薄太后因为重回故宫，自己地位不比从前，一举一动，足为宫嫔模范。所以首先训谕那个宫娥元元，不准妄述已故吕太后之短。元元固然变为好人，后来结果因而也好。就是合宫上上下下人等，均也一齐归正，比较从前吕太后在日，前者是刀山剑地，此日是德海仁山了。薄太后又知文帝正妻已歿，身边妃嫔虽多，只有一位窦氏，最为贤淑。

说起窦氏的来历，却也很长，因他也是一位贤后，先要将他的从前事情叙明，再说近事。窦氏原是赵地观津人氏，早丧父母，只有兄弟两个：兄名建，字长君；弟名广国，字少君。当时兄弟都小，窦氏亦未成人，三个孩子，知道甚事。那时又值兵乱，更是年荒，他们同胞三个，几乎不能自存。又过几年，适值汉宫选收秀女，就有一个邻妇，代为窦氏报名应选，虽然得入宫中，可是兄弟的消息，当然一无所知的了。窦氏无可如何，只得死心塌地守在宫中，做一个预备头白的宫奴。后来吕后发放宫人，分赐诸王，每王十人，窦氏自然也在其内。他因籍隶观津，自愿往赵好与家乡接近，便可打听兄弟下落。当下私自拜托主管内监，陈述己意。主管太监，看得事属细微，随口答应；不意事后失记，竟把窦氏姓名，派入代国。及至窦氏知道，再去要求主管太监设法，主管太监答称，事已弄错，断难更改。窦氏无奈，只得暗暗饮泣，他想道：“我这个人的苦命，也要算得达于极



点的了，同一分发，连想稍近家乡的国度都不能够。”于是两行珠泪，一片愁心地跟着其余的九人，到了代国。入宫之后，仍作宫奴，每日照例服役，除了不敢偷懒之外，无非花晨月夕，暗暗自伤薄命而已。那时文帝尚是代王，一夕，酒醉初醒，便命窦氏舀水洗脸。窦氏自然恭恭敬敬地照例把一个金盆捧着，跪在地上，听候代王洗脸。不料代王偶欲吐痰，一时大意，一口老痰，竟吐在窦氏的前襟之上。代王不好意思，忙用手去替他拂拭，可巧刚刚触在他的鸡头肉上。代王固是无心，窦氏却满面绯红，羞得无地自容起来。但是主仆地位，哪敢多说。代王那时也觉无趣，赶忙洗毕他去。又过数月，时当三伏，代王正妃午后沐浴，窦氏摆好浴盆，舀好热水，自至帘外侍立。谁知代王正妃脱衣之后，正想入浴，忽然肚皮奇痛不已，一面忙至床上假寐，一面语窦氏道：“我未曾洗，水仍干净，你就在这盆内洗了罢！”代王正妃，为甚么忽有此举呢？因为窦氏为人伶俐婉淑，为他心爱，当时自己既不洗澡，那水倒去，似乎可惜，因而就命窦氏趁便洗了。其实这些小事，原极平常。岂知事有凑巧，代王那时方从宫外饮酒回来，自己卧房，自然随便出入，决不防到他的妃子，正令窦氏在他房内洗澡。当时代王匆匆入内，一见窦氏独在盆内洗澡，宛似一树带雨梨花，一见事出意外，虽是嘴上连说怎么怎么，吓得慌忙退出；可是窦氏的芳容，已为所见，不禁心中暗忖道：“寡人莫非真与这个宫人有些天缘么？不然，何至洗面手触其乳，入房目睹其身的呢？”代王想罢，当晚即将此事，笑对王妃说知。王妃本极怜爱窦氏，一闻代王有意此人，连忙凑趣，玉成其事。于是一个铺床叠被的宫奴，一跃而为



并枕同衾的妃子。这不是窦氏的幸福么？窦氏既列嫔嫱，极蒙代王宠爱，珠胎暗结，早已受孕，第一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嫖；后来又生两子：长名启，次名武。一女两男，都长得美貌无双。代王正妃，当时已有四子。窦氏为人，素安本分，命他子女，不得与四兄并驾齐驱；自己敬事王妃，始终也不懈怠。因此王太后及代王，嘉他知礼分外怜爱。不料王妃就在这年，一病身亡，后宫妃嫔虽有多人，自然要推窦氏居首。

及至代王入都为帝，薄太后思及亡媳，便命文帝册立窦氏为后。文帝既爱窦氏，又奉母命，岂有反对之理？窦氏既主中宫，臣下索性拍足马屁，大家奏请道：“陛下前后四子，均已天逝，现在皇后册立，太子亦应豫立。”文帝听了，再三谦让道：“朕的继位，原属公推；他日应该另选贤王，以承大统。乌得擅立太子，使朕有私已之嫌？”群臣复奏道：“三代以来，立嗣必子。今皇子启，位次居长，敦厚慈祥，允宜豫立，上承宗庙，下副人心。陛下虽以谦让为怀，避嫌事小，误国事大，伏望准奏！”文帝听了，只得依议。窦氏皇后，一闻儿子立作太子，私下忖道：“我从前若使主管太监，不忘所托，派至赵地，最好之事，无非列作王妃罢了。谁知鬼使神差，把我送至代地，如今一跃而为国母，儿子又为太子，这真正要感激那位主管太监了！”

窦氏皇后想至此地，一张樱桃小口，笑得几乎合不拢来了，有意赏赐那个主管太监。不料那个太监，自知并非已功，不敢冒领错惠，早已急病归天去了，反而害得窦后无处报恩，怅惘了好多天呢。

过了几时，窦后的长女，又蒙封为馆陶公主；次子



武，亦封为淮阳王；甚至窦后的父母，也由薄太后推类锡恩，并沐追封。原来薄太后的父母，也与窦后双亲一样，未享遐龄，即已逝世。父葬会稽，母葬栎阳。自从文帝即位，追尊薄父为灵文侯，就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奉守祠掾；薄母为灵文夫人，亦就栎阳北添置园邑，如灵文侯园仪。薄太后为人最是公道，自己父母，既叨封典，不肯厚己薄人，乃诏令有司，追封窦父为安成侯，母为安成夫人。就在清河郡观津县中，置园邑二百家。所有奉守祠琢的礼仪，如灵文园大概相同。还有车骑将军薄昭，系薄太后的胞弟，时已封为轵侯。

事更凑巧，薄昭偏知窦后之兄长君的下落，又由薄太后厚赐田宅，即命长君移居长安，好使他与窦后朝夕相见，以叙多年不见的手足之情。等得长君到来，兄妹聚首，当然悲喜交集。惟不知少君生死存亡，尚觉美中不足。

窦后天性又重，弄得每日私下涕泗滂沱。一天，偶被文帝瞧见，问他何事悲伤，窦后不敢相瞒，便也直告。文帝听了，忙安慰道：“皇后放心，四海之内，莫非王土，朕就令各郡县详查，令弟果在人世，断无寻不着之理。”窦后谢过文帝，静候消息。

谁知一等半年，仍是音信杳然。一夕，窦后方在房内与文帝私宴，忽见一个宫人，递进一封书信，接来一看，封面写的是汉皇后窦姊亲展字样。窦后见了大喜，忙把这信呈与文帝道：“此函莫非我那兄弟写来给我的么？”文帝赶忙拆开一看，果是少君写与其姊的，丞中大意谓，幼时与姊苦度光阴，冻馁交迫；后来姊氏入宫，便绝消息。及与长兄分离，天涯浪迹，万般困苦。函尾



尚恐窦后防他假冒，又附述幼时采桑坠地，几乎死去，幸由窦后抱赴邻家，置他于火坑之旁，安眠半日，方始苏醒等语，以为佐证。

文帝看毕，笑问窦后道：“采桑坠地之事，果有的么？”窦后此时，早知是他的亲弟到了，自然喜逐颜开地答明文帝。文帝即将少君召入。窦后见了少君，因为相隔已有十年，面貌无从记忆，瞻前顾后，反而不敢相认。还是文帝问他道：“令弟身上，有无特别记号？”窦后忙答道：“我弟臂上，有红痣七粒，宛似北斗形状。”文帝即命少君露臂相示，果有七粒鲜明红痣。

窦后至是，方才与少君抱头大哭。哭了一会，始令少君叩见文帝。文帝命与长君同居，一面自去报知母后，薄太后听了，也代窦后欢喜，又赐少君许多田宅。长君、少君兄弟相见，正在各诉契阔的时候，事为周勃、灌婴闻知，二人便互相商议。灌婴道：“从前吕氏擅权，无非仗着太后之势。今二窦同居，难免不蹈覆辙。果有不幸之事，我等岂非是前门送狼，复门进虎么？”周勃听了道：“这末只有预为防范，慎选师友，曲为陶镕，方才免去后患。”二人议定。

次日，周勃面奏文帝道：“国舅窦氏兄弟，现在安居都中，请即选择正士，与二窦交游，俾进学业。”文帝甚以为然，择贤与处。二窦果然退让有礼，不敢倚势凌人。文帝也能惩前毖后，但使二人丰衣足食，不加封爵。

文帝既是励精图治，发政施仁，于是赈穷民，养耆老，遣都吏巡行天下，甄别郡县优劣。又令各国不得进献珍宝，以杜荒嬉。不久海内大定，远近翕然。复又加赏前时随驾诸臣，封宋昌为壮武侯，张武等六人为九卿。



另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驷钧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又查得高帝时佐命功臣，如列位郡守，共得百数十人，各增封邑。

过了几时，文帝欲明国事。一日视朝，时陈平已将右丞相之位，让与周勃，自己退居左丞相。文帝即顾右丞相周勃道：“天下凡一年内，决狱几何？”周勃答称未知。文帝又问：“每岁钱粮几何？”周勃仍答未知。周勃嘴上虽是连答未知未知，心内早已自知惭愧，弄得汗流浃背，湿透重衣。

文帝见周勃一时不能对答，原谅他是位武将，便不再问。复顾陈平道：“君是文臣，应该知道。”陈平也未留心，乃用其急智答道：“这两件事情，各有专责，陛下不必问臣。”文帝又问：“何人专责？”陈平道：“决囚几许，可问廷尉；钱粮若干，可问治粟内史。”文帝和色道：“如此说来，君究竟所管甚事？”陈平慌忙免冠伏地请罪道：“陛下不知臣驽钝，使臣待罪宰相，臣实有负陛下，但宰相一职，乃是总理其事，上佐天子，燮理阴阳，调和鼎鼐；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内督卿大夫各尽其职，关系均极重大。譬如建造房屋，宰相无非绘图监督工匠。至于每日用泥瓦若干，用木料几许，另有司账负责。若须事必躬亲，一人的精力有限，日行的例事极多，至挂一漏万，因小失大，遗误实匪浅鲜呢！”文帝本是仁厚，听完陈平之言，反而点首称是。

其实陈平不过一张利嘴，能辩而已。即照他所说，难道监工人员，连一个总数都不知道么？譬如问他，每年所办之案，盗贼若干，人命若干，婚姻若干，钱债若干，或是收入钱粮若干，用于何地若干，用于何事若干，



自然一一不能细答。若是总数，只须答以决囚几万几千件，钱粮共入若干万缗，共出若干万缗，出入相抵，应盈应亏若干足矣。陈平竟不知道数目，空言塞责。文帝又是王子出身，不事荒淫，能知仁孝，已经称为贤君；能够问到次囚钱粮等事，更算留心政治；若要他去驳斥陈平，这是断无这种经验。从前的皇帝易做，宰相犹不繁难。他们君臣二人，无非一对糊涂虫罢了。陈平的糊涂，尚能辩说几句；还有那位周勃，糊涂得更是令人发噱。

那时周勃，仍是满头大汗地呆立一旁，他见陈平应对如流，连主上也点头赞许，一时相形见绌，越加大难为情。等得散朝，周勃便一把将陈平拖住，埋怨他道：“君既与我交好，何不预先教我。今日使我当场出丑，未免难堪！”陈平当下听了，笑不可抑地答道：“君年长于我，又是首相，时时应防主上垂询。倘若主上问君长安究有盗贼几许，试问君又如何对答呢？此等言语，只有随机应变，哪能预教。”周勃一听言之有理，忙又拱手谢道：“这是我错怪君了！”周勃回府，即将此事告知其妻，似露求退之意。其妻答道：“君才本来不及陈平，现在年纪已大，正可休养。若再贪婪虚荣，恐怕祸不远了。”周勃听了一吓，复又失笑道：“我才不及陈平，今且不及女子，惟有退休，尚足自保。”

次日，即上表求退，文帝略加挽留，也即准奏。专任陈平为相，更与陈平商及南越事宜。南越王赵佗，前由汉帝册封，归汉称臣。至吕后四年，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因此大怒，背汉自立。且疑长沙王吴回进谗，遂发兵攻长沙，蹂躏数县，饱掠而去。嗣又诱致闽



越、西瓯，俱为属国，居然也与汉天子抗衡，乘黄屋，建左纛，藐视天朝。及至文帝即位，四夷宾服，独有赵佗倔强犹昔。

文帝便想派兵征讨。陈平道：“劳师动众，胜负未知；臣保一人，可以出使。”文帝问他何人，陈平道：“陆贾前番出使，不辱君命，遣他再往，事必有成。”文帝遂授陆贾为大中大夫，赍着御书，往谕赵佗。

陆贾奉命起程，不日到了南越。赵佗本极傲慢，只因陆贾为他所钦佩的，方准入见。陆贾与赵佗行礼之后，呈上御书。赵佗展书观看，只见书中长篇大页，写着不少，细细一看，乃是：

朕高皇帝侧室子也，奉北藩于代，道路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充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乃者闻王遣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使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时长沙王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能擅变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谓之大；得王之财，不足以谓之富；岭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无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



让，王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

赵佗看罢那书，大为感动，便笑嘻嘻地语陆贾道：“汉天子真是一位长者，愿奉明教，永为藩服！”陆贾道：“此书是天子御笔亲书，大王既愿臣服天朝，请即去了帝号，一面亲书回信，以示信征。赵佗听了，果然立去帝号，又亲书一信道：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蛮夷越金铁甲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处僻，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罪皆不返。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与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无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共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天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



昧死再拜以闻！

赵佗写好此信，又附上许多贡物，交给陆贾，归献文帝，并赠陆贾白银万两。

陆贾回报文帝，文帝自然大喜，也赏赐陆贾黄金五百斤。陆贾两番出使，居然成了富翁。又过数月，无疾而终。未几，便是文帝二年，蛮夷虽未入贡，而朝中却死了一位大臣，于是上上下下，无不悲悼。正是：

化外蛮王方悦服，朝中冢宰忽亡身。

不知死的究竟为谁，且听下回分解。

半夜深更洪姬引鬼 回心转意慎氏知人

却说当时朝中忽然死了一位重要大臣，上上下下，莫不悲悼。就是薄太后与文帝，也为叹惜不已。你道此人是谁？乃是曾替高帝六出奇计的那位丞相陈平。这末他究属是甚么毛病死的呢？诸君勿勿，且听不佞细细地叙来。

陈平自从文帝允准周勃辞职，专任他一个人为丞相之后，自然较为操心。他本是一位酒色过度的人物，斫伤已久。一夕，又遇一件奇事，便卧床不起了。他有一个极得宠的姬人，名字叫做洪瑶芝，却与窦皇后为亲同乡。在陈平没有得病的时候，也常常被窦皇后召进宫去与宴，有时因为夜深，就宿在宫中，也是常事。陈平得病的那一天，宫中又来召他，他因陈平这天小有不适，辞不赴召。宫中既知陈平政躬不豫，却也赐了不少的药料。瑶芝服事陈平服药之后，一见病人已经睡熟，便命